



東京之戀

梅濟民 著

侵害本書版權者決以法嚴懲，爲衛護智慧財產權，本社特聘法律監護者現代法律研究學會。

東京之戀

定價180元

著 作 者 梅 濟 民
發 行 者

代 銷 處 當代文學研究社 中國文學研究組
訂書信箱臺北市郵政12—17號信箱
連 絡 處 訂畫電話 (02) 7 1 6 0 4 6 5 號
(發行專用電腦自動錄音電話)

郵政劃撥 0 1 7 8 7 3 9 - 3 林秀淑帳戶

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初版
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三月 十 二 日二版

愛情是生命的花朵

愛情是靈性的幽芬

這是一部描寫愛情分析愛情的高貴作品

帶滿醉與美的銷魂情韻

帶滿詩與夢的幽深迷境

關於「東京之戀」

「東京之戀」雖然是「哈爾濱之霧」的續集，但它却帶有幽美獨特的單元性，獨特的故事，獨特的風格，獨特超然的創作新技巧。

這是一部表達生命美的小說詩；這是一部分分析愛情心理的「度靈儀」。處處剖析表達細微的內在美，使常被感受忽略的一些珍貴的生命美顯微擴大，藉以捕捉靈性境界詩與醉的昇華。

從「哈爾濱之霧」這部高貴的小說在國內外推出後，本研究機構曾接獲衆多的讀者來函，有的是從國外寄來，有的是從各大學及出版機構轉來，甚至有很多讀者選把信寄給梅夫人。

從一九八二年夏至一九八六年夏這四年間，本研究機構共接獲九千多封信函，其內容多半都是對「哈爾濱之霧」讀後的再關懷，關懷這些書中人物生活的再變化。

我們知道這種餘情繚繞的未盡感受，常盤旋於讀者內在的渴求中，不做詳盡的答覆該是一項多爲失禮的舉動。

這九千多封信可讓我們怎樣一一回信細做解答！我們的研究工作實在太過忙碌，因我們正受委託甄選一項重大國際性文學獎中國候選作品的推薦。

本研究機構只好商請「哈爾濱之霧」原作者梅濟民教授，爲「哈爾濱之霧」再寫一部續集，以對讀者牢牢牽掛的關懷，做一個妥善的交代。

這就是「東京之戀」誕生的經過。

希望這部書能爲「哈爾濱之霧」這些戀念不忘的關懷者，帶去最大的心靈滿足，更爲一般讀者帶去高貴的美與醉。

當代文學研究社中國文學研究組 敬誌

東京之戀

東京的秋天，是詩與音樂的季節。

艷紅的楓葉，就像飄飛在詩境裡的彩色音符，傳播着迷人的美與醉。

東京之秋，似一片艷彩的夢，比春日絢麗的花季更富韻味美。

音樂欣賞會與美展到處皆是，尤其是上野藝術大學，是這美的季節活動的主流。

在目白臺女子大學攻讀的菊池美千代，受一場音樂會的吸引，幾乎已有兩三天沒安心聽課，那股美的牽引力，總使她陷在憧憬的迷醉裡！

不僅因為她是音樂狂，最主要的目的是她兼任攝影記者那家畫報，特別通令她詳作採訪。

直忍耐到黃金週末，她才與高采烈的走出校門，去東京大學圖書館找河野芳子，一道去上野藝術大學欣賞這場不平凡的音樂會。

在東京大學的赤門站，菊池美千代一下電車就遇見河野芳子。

「嗨，芳子午安！」

「午安，美千代。」

身著目白臺女子大學學生服，配帶著名貴攝影機的菊池美千代，歡天喜地的走上去和芳子握手。

「我們這女大學生攝影記者，看起來到底風度不凡！」河野芳子扯着美千代右手微笑的搖曳着說。

「是麼？只是比我們東大醫學部高材生還差的多。」

惹起兩人一場歡欣的大笑。

在飄零的落葉裡，她們竟走得那樣美，踏踩在紅葉上的足跡，就像為秋天遺下的一系列詩痕，這是一個多美多美的秋日！

「北海道女子交響樂團真了不起，成立還不到一年，在日本就造成這樣的轟動！」河野芳子

說。

「昨晚我聽宮本皓子妃殿下在電話裡告訴我，我們從中國哈爾濱歸來的姊妹們，有好幾位在北海道女子交響樂團裡。」菊池美千代說。

「是麼！我猜想那裡一定會有濱田秀子，因為她家就住在北海道。」芳子思索的說。

「皓子妃殿下今天來嗎？」芳子又問。

「當然，她是以上野藝術大學校董的身分來當貴賓的，怎會不來。」美千代微笑着說。

「聽說皓子妃殿下在貴族中的身分很高。」芳子說。

「是的，真是太敬佩啦！她平時對人竟是那樣謙遜。」

「真偉大！我們在哈爾濱那時還看不出來呢！」芳子驚奇的說。

「她對艾微的印象最好，常常當我誇獎他，她一直渴望艾微能來日本讀書。」美千代說。

「家父家母也是，一直盼望他能來東京大學。」芳子說。

「艾微現在在北京大學，他已離開中國北方國境地區他的家鄉牧場。」

「艾微最近有信嗎？」芳子問。

「上禮拜還接到他的信呢，他就要來日本投考東京大學了。」美千代興奮的告訴芳子。

「本來家父和皓子妃殿下已在東京大學爲他安排好轉學的辦理，但是艾微不接受，一定要自

已考進東大。」芳子說。

「中國男孩子自尊心都很高，尤其是艾微，他怎肯接受這種保送式的國際轉學。」美千代說。

「中國男孩子真偉大！」

※

「上野之秋」是東京音樂美術欣賞熱潮的一個代名詞。

菊池美千代與河野芳子抱着滿懷的沉醉，走進上野公園。

秋高氣爽，就憑這片藍藍晶晶的秋空，所賦予的美感，就足夠使她們沉醉不已了，又何況還有那極吸引人的藝術美等待她們去承受呢！

帶着滿心詩樣的興奮快樂，她們一走進上野的東京文化會館，就趁開演前的時間先去後臺進行採訪。

美千代把攝影記者標幟牌別在胸前，俏麗瀟灑的走去水銀燈雪亮的後臺。

在後臺的貴賓接待室，她們遇到由侍衛隨侍的宮本皓子妃，她正與幾個身著夜禮服手提樂器的女郎在談話。

「親愛的菊池美千代、芳子，竟是您們，快請坐。」

「殿下，午安。」美千代與芳子同時說。

「是美千代和芳子姐姐呀！」

她們這才看清，原來那幾位身著夜禮服的女子，竟是濱田秀子、田中芸子、伊藤秋子，都是
在中國哈爾濱日本高女時的老同學。

這親熱的見面歡，幾乎使幾個老同學快樂的擁抱在一起。

秀子似乎比在中國哈爾濱那時胖了一些，但也長得更美了。

「幾年不見，秀子已成名震日本的演奏家啦！」芳子歡欣的握着她手笑着說。

秀子只是一直在甜甜的笑著。

「美千代姐姐真了不起，既是大畫報的採訪記者，又是目白臺女子大學的學生。」伊藤秋子
欣喜的注視著美千代說。

美千代帶着歡悅的笑臉，選下一連串的鏡頭。

先作完攝影採訪的工作，然後才是姊妹間欣喜的歡敘。

「秀子，歸國後還沒結婚呀？」美千代關懷的笑着問。

「在中國認識了艾微哥哥，回國後就很難嫁人，在日本想尋覓一位像艾微哥哥那樣的男孩，
就是找不到，將來恐怕只有再回中國去結婚啦！好想念中國！」秀子雙手愛撫着長笛，熱情坦率

的說着。

「我也是，很想念中國！很想念哈爾濱！常常在夢中重看到哈爾濱，在午夜夢同時，那種感傷淒涼的心境！」美千代微笑着說。

「我知道您是想念艾微哥哥，是吧？」純潔坦率的秀子毫無保留的把一切都說出。

「不，我純粹是想念哈爾濱，想念松花江，想念我那詩樣的中學時代。」美千代神秘微笑着說。

「那些詩樣畫樣令人懷念的中國時光！我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與艾微哥哥見面的那天，就像今天一樣是個朗晴的秋日。」濱田秀子迷醉的微眯着美麗的雙眸說。

「那既緊張又有趣的『開麥啦戰爭』！至今我還常常回憶着。」本莊梅子也懷念的說。

「啊！好慚愧，在『開麥啦戰爭』中我一直是個罪人，爲了哈爾濱攝影雜誌，我與美智子一直挑撥這極爲認真的校際遊戲不得停歇。」濱田秀子在迷人的微笑中一直沉入甜甜的回憶。

「秀子姐姐，你還說呢！你利用『開麥啦戰爭』，把你心愛的艾微哥哥弄的左右爲難。」田中芸子笑着責備秀子。

「芸子，你好壞？我愛艾微哥哥是敬愛的『愛』，可不是愛情的『愛』呵！可別教美千代姐姐誤會呀。」秀子羞怯的笑着說。

「艾微是古賀凌子的，與我沒有一點關係。」美千代帶着滿面羞紅掩嘴說。

正在一旁與河野芳子談話的宮本皓子妃，這時轉向美千代問？

「美千代，你沒接到艾微的信嗎？」

「上禮拜有。」美千代羞澀的回答着。

「他很快就會來日本，在北京大學他無法安心向學，因為中國大學生的政治活動太多！我接到他很長的一封信。」宮本皓子妃說。

「真渴望艾微哥哥和婉娟姨媽早些來日本！」秀子興奮的說。

※

這個成功的演奏會在落葉蕭蕭的秋夜裡落幕了，北海道女子交響樂團，為東京留下難忘的印象。

在銀座通一家豪華的大餐廳裡，宮本皓子妃特別宴請這幾位一同從中國哈爾濱歸來的姊妹

面對這燈彩華麗的銀座秋夜，她們既歡欣又感慨的舉杯歡談着，輕歌笑影，微愁淺嘆，這是一個既歡欣又惆悵的相逢秋夜！

往事休提！

不堪回首！

濱田秀子在歡笑的臉上仍然還隱帶着濕潤的淚痕。

秀子曾一再囑咐美千代和芳子：

「等艾微哥哥抵達日本時，可一定先通知我們呀！」

這銀座既歡欣又傷感的華麗秋夜！大家就在這對中國哈爾濱念念不忘的情懷中再分首了。

宜人的秋空。

艷紅的落葉。

在菊池美千代柔情的盼望下，終於那個甜蜜的信息到達了。

那是從香港到東京的一封信，被送去目白臺女子大學：

「親愛的美千代，我於今天午後十四點抵達東京羽田空港。 艾微於香港」

多少相思的愁腸，都化做發光的歡樂，一時照亮美千代那柔情似水的心靈。

她立刻離開校園，帶着那封信去宮本皓子妃寓所，另外還以電話通知東京大學的河野芳

雲淡風輕，秋高氣爽。

載滿寧宜美的東京之秋의 沉醉，再加上即將與久別戀人重逢的歡樂憧憬，此刻的菊池美千代，真就像醉在飄逸的流雲裡。

她駕着一部小轎車馳往羽田空港，真就像奔馳在歡樂的昇華裡。

把一千顆相思淚珠

穿成閃亮的珠串

送給相逢戀人當做珍貴項鍊吧，

把一萬個火樣的懷念

束成艷麗的花環

送給相逢戀人當做歡迎禮品吧，

此刻，在美千代眼裡的一切，都是那樣的美好而帶滿詩情畫意。

愛，是這個世界最高貴的心裡點綴！愛，是生命旅途最華麗的感情花朵！
啊！愛的花朵正在她靈境中沒拘束的綻放着！

在擁擠忙碌的羽田機場，美千代一停好車，就遇見河野芳子。

「芳子，你真早。」

「等不及，很想早些見到艾微哥哥。」芳子抿嘴帶點羞怯的說。

「河野教授也來了嗎？」美千代問。

「爸更等不及，是從東大本部一下課就自己搭電車來的，我與媽媽駕車剛到。」芳子邊荒笑邊說。

「看見皓子妃殿下嗎？」

「還沒，可能她的侍衛人員已先到達。」芳子說。

美千代由芳子引導着去餐飲休息所，問候河野教授伉儷。

宮本皓子妃的華貴座車一到達，亞細亞航空公司從香港飛來的客機就降落了。

在迎接站宮本皓子妃與河野教授伉儷都站在一處接待貴賓的特定席。

芳子和美千代手持歡迎花環，則在停機坪出口處等待迎接艾微。

身着藏青色西裝的艾微，一下飛機她們就看清，歡天喜地的對他一直揮搖着手。

也許身蒞異國的艾微，帶滿一心的陌生感受，他竟甚麼都沒看見，也許因為迎接站的人太多啦。

直到在出口處兩枚鮮麗的花環被套上頸項，他才恍然大悟，站在面前的竟是久別的美千代和芳子，他興奮激動的竟一把抱住美千代和芳子，就像抱住那些已逝的往事！

美千代興奮的雙眸帶滿亮晶晶的淚水，她緊緊摟住艾微的頸項，就好像深怕這抱住的往事會再悄悄溜逝似的。

三個大孩子親熱的抱在一起，好感人的場面！

緊接美千代和芳子就引導艾微去貴賓接待區。

「艾微，這是宮本皓子妃殿下，你不認識她了嗎？」美千代在一旁輕聲提示他。

他只是愣在那裡，一直微笑的凝視宮本皓子妃，她似乎比以前更美艷漂亮了，在哈爾濱只知道她是出身日本富豪之家，却不知道她的身分竟有這樣高貴。

艾微警惕自己，這次可不能擁抱啦，就按照美千代的暗示，恭恭敬敬行了一個最敬禮。

宮本皓子妃走上前來，微笑的把兩手搭在艾微雙肩上，溫柔的一直注視着他。

無言勝有言，這一親切的沉默注視，已表盡了一切的關懷盛意。

「艾微先生，我代表日本全國人民歡迎您，因為您是日本最偉大的友人。」皓子妃帶着溫柔的微笑以極標準的華語說。

「多謝殿下。」艾微謹慎恭維的說。

「別太過嚴肅，還是保持像我們在哈爾濱那樣好不。」皓子妃嬉笑的以華語說。

艾微也笑了。